

◇ 那人那事

理发师小万

[扬州]徐永清

小万在我们小区里开了家理发店,已经十多年了。这是个连家店,也是夫妻店。这店有个特点,专理男发。通常,小万专门理发,老婆小梅就负责刮脸。平日里,小万把这店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那些理发工具擦得是锃光瓦亮的,就跟新的一样;那镜子更是擦得纤尘不染,照得人是须眉毕现。

小万今年四十出头,长得精瘦小巧,清清爽爽的。小万理发的时候,精力集中,不苟言笑。他的动作快而连贯,只听见电推剪运行的声响。这声音流畅均速,从不打绊。真是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理完发,他还要习惯性地对顾客前后打量一番,生怕哪里存有不足。然后他还要稍事修剪,这也是习惯,也免得顾客心里不踏实。修剪完毕,他用毛刷将你脸上和脖子间的细碎头发掸净,其后再用电吹风给你满头满脸地吹一遍,这属精益求精,真心实意的举动,最后在你肩部轻拍两下。他这动作就像写文章结束时的句号,更像乐曲的休止符。

这时,该他的老婆小梅上场了。小梅刮脸的动作很轻,非常仔细,就连眼窝、鼻翅、下巴、耳边,凡是凸凸晃晃的地方,全都刮到,一处不落。刮完脸,她还用手在你脸部反复摩挲,唯恐存有遗漏的地方。刮好了脸,她还要用润肤霜给你抹抹,再锦上添花地给你脸部和头部稍作按摩。这虽是顺带的,可时间的长度掌握得正好,既不长得像是恭维,又不短得意犹未尽。

有人要问了,小万这个店生意怎

样,奇好!从早到晚是人客不断。逢到节假日,那真叫顾客盈门。免得顾客无聊,小万还专门订了一份晚报,供客人在等候之际阅读。有时他还买几本杂志,反正都跟生活有关的,大家爱看的。有时他干脆把彩电也搬了出来,这叫为客户着想。

现如今理发价格的行情,一般男性单一理发,底价是二十块钱,贵点的要三四十,若是店堂装修得好些,那价格就没谱了。可小万理发,只收十五块,质量不打折。有些店家在顾客理发之际,还要连哄带骗地逼迫顾客干洗头,干洗头可不是白洗的,要外加二十块钱的。若是洗发水好点,那价格又没谱了。可小万不来这一套,做生意靠的是诚信,讲究的是愿买愿卖,理发也是这样。由于小万的手艺好,口碑好,周围的居民都愿意到他这儿来理发。有的人家已经搬走了,可人们大老远的仍要赶过来。为的啥?一是看看小万,叙叙旧,二是享受一番优质服务。老话说,陈酒故人,就这道理。

小万是本分的手艺人,投机取巧的事不做,歪门邪道的事不干。他挣的是辛苦的钱,赚的是干净的钱,“清清白白做人,干干净净做事。”小万靠理发虽发不了大财,也谈不上衣食无忧,至少也算是布衣暖,菜根香了。小万常说:“人家骑马我骑驴,后面还有推车的汉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 心灵点击

心中自有一朵荷

[北京]小面

建建国门地铁,一个男人在那里卖荷花,一车子荷花荷叶莲蓬,心里不太舒服,我不舍得荷花这样在大街上叫卖。

我是荷乡长大的孩子,我心里有一片荷塘。荷花秆儿是带刺的,荷叶是带刺的,整个荷塘都是带刺的。

荷,是我们的经济作物。平日里大人一再告诫,不许采荷叶,更不能摘荷花,摘一朵花死一片藕,摘几朵花,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。这样一说,谁敢破坏一朵荷花呢?

可家里来了客人,我想妈妈不会骂我,我早就想摘一朵了。

我们扎进荷塘,意想不到的困难,一人多高的荷叶像千万条臂膀,把我们左推右搡,脚下站不稳,荷叶的巴掌兜头一下打得我们晕头转向,这都是阻止我们采荷,可少年鲁莽,顾不得这些,也不管荷秆上的芒刺小刀一样锋利,狠命夺下一朵,如白娘娘成功盗仙草。

那个晚霞映红的傍晚,我和哥哥怀着抱着荷叶荷花回了家,胳膊腿用清水一洗,全是血道道。妈妈果然没有骂我,只说就这一次啊,再不能糟践荷塘。

那一晚,在十五瓦的白炽灯泡下,我们面对一朵荷。荷乡的孩子啊,触目皆是荷花荷叶,可是似乎直到那天,我才那么近距离地细细观察一朵荷。

荷是春天种植的,整理好一片荷塘,农人的目光是尺子,精准地给荷塘打上竖线,在这竖线上一根一根排上藕母。竖线间距一米半,中间撒上水稻种,充当秧板田。小河水灌溉了荷塘,水稻苗一天绿似一天,这时候荷叶捧着一张小圆脸,等着蜻蜓立上面。

水稻苗拔走后,荷塘豁牙露齿,难看得很。可一转眼的工夫,荷塘满了,竖线不见了,间距不见了,荷叶迅速地接天连叶无穷碧了。

村子被荷塘环抱,就像在荷叶里熏蒸,太阳的毒辣被荷叶吸走,人们煮粥蒸饭,天然就有荷叶香。当人们被这香醉倒时,荷花在悄悄地酝酿,那一个个饱满的花箭,是女孩对美的期盼,是农人对富足日子的渴望。父亲说,我们种的是白莲藕,荷花像雪花一样洁白。父亲说的不对,白是白的,可不是雪花一样,是玉一样、月光一样、绢一样、绸一样,在这玉白的顶尖,有一抹轻淡的绯红,像京剧的旦角凌厉纤长的眼尾。

面对一朵荷花,我们屏声静气,妹妹开始拿起画笔,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手机,没法拍照发朋友圈,我们的兴奋没处表达,摸着自己被荷秆划伤的小腿,让疼痛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
那一晚,荷香氤氲,我迟迟不去睡觉,我要看荷花。好像刚一睡着,天就亮了,我撅着一根小辫子跑到堂屋,傻眼了,我的荷花谢了,花瓣落了一地,连花芯里那个缀满金黄蕊的小莲蓬,也没了昨天的鲜活青翠。

我的心一片冰凉,和那个清晨的清凉不一样。我想哭,哭不出来,我是再也看不到它长在荷塘里亭亭玉立的样子了,心缺一角再难补,我的荷塘里缺了一块。

成年后我们姐弟离开了家乡,荷香胜过梅岭香。弟弟的每一本书,掀开扉页,都写着四个字:晨荷书行。妹妹的网名:莲间鱼。我的案头印章,印纽是一枚小小的荷。

我心安处是何乡?当夏日炎炎,我心里自有一朵荷,不染尘埃不染忧伤,却染了一地相思,这相思一荡,我的荷塘安上了翅膀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